

針和平宣言

劉
南
羽



對和平宣誓

劉白羽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對和平宣誓

著者 劉 白 羽

出版者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作家

出版

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91) 本書字數 2000 印刷00001—17000

31''×43''1/32 印張4¹¹/₁₆ 定價4,400元

序

『對和平宣誓』這個集子，包括我從一九五〇年冬天——一九五四年春天寫的一些散文和通訊。這個時期，在亞洲，是和平與戰爭激戰的年代，是人們爲保衛和平而激戰的年代。正因爲如此，光明終於突破了黑暗。今天，雖然戰爭的威脅並未最後消除，但和平的曙光却終於從每個人的心頭散佈在大陸和海洋上了。讓我們記着吧！和平的光輝是從艱苦中得來的，不僅僅是千百萬母親和孩子所祈求、所希望的，而且是勇敢的和平戰士，用自己的血和生命從火裏所拯救起來的。當你看見燈光閃在每扇窗上，當你看見孩子轉着漆黑的眼珠，母親含着微笑，當你看見黎明照耀在城市的街頭，兒童們帶着紅領巾走過工廠門口，當你看見一部新的機器開始轉動，當你看見日光投射在我們的原野，小麥和禾稻漾着綠色的波紋，你都想一想吧！想一想這和平是怎樣來的，想一想你自己應該爲和平事業再做些什麼吧！

作者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

目次

序·····	一
對和平宣誓·····	一
在朝鮮的第一夜·····	八
熱情的歌聲沒有停止·····	一七
英雄城——平壤·····	二六
訪問勞動黨·····	三六
記李貞順·····	四六
像花一樣年輕的生命·····	五五
我們帶回印度人民的熱愛·····	六四
「人類起來自衛！」·····	七二
戰鬥的開城·····	八五
板門店帳篷外的血跡·····	九二

這裏，拿生命、拿母親的慈心與嬰兒的鮮血在爭取和平.....	九七
我們在審判.....	一〇五
和平的勝利.....	一二六
保衛像春天一樣美好的和平.....	一二三
自由的呼聲.....	一二九
對和平的貢獻.....	一三六

對和平宣誓

我首先要講一講我現在想的是什麼。我想的是一九四六年中國人民很寒冷的那個冬季。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走上東北戰場，當我奔進一個剛剛攻克的村莊，村莊還在冒煙，我看見一堆綠色的砲彈殼，上面寫着U·S·A。老實講，當時我眼睛看到的不是美國砲彈，而是中國人民的鮮血與生命，是我的同志的鮮血與生命。今天，一九五〇年十月，使我又想起這個來，是我手上的一張照片。這是最近從我們祖國神聖的邊境上寄到我手裏來的第一張照片。照片告訴我：鴨綠江上一片火燄衝天。在解放戰爭中，我是三次幾乎給美帝國主義的炸彈致於死命的人，我深知那飛機怎樣瘋狂地俯衝，炸彈的嘯聲又多麼可憎，我也永遠記得我心中的憤怒、仇恨與無限的卑視。

這不是一種簡單的聯想。事實上，昨天和今天，美帝國主義同樣用屠殺繼續着屠殺，用血腥繼續着血腥，用火繼續着火。今天打在朝鮮兄弟胸膛上的子彈，就是昨天打在中國人民胸膛上的子彈；今天炸死朝鮮嬰兒的炸彈，就是昨天炸死中國嬰兒的炸彈。

總之，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裏，是誰在犯罪，是誰在殺害我們的人民。

我們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關係是分不開的，這不是抽象的理論，這是血肉的現實。我就可以用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來說明這種關係。那是在一次戰爭中，我從吉林順着松花江上前方，我遇見一個朝鮮老人許希晉的事情。這下面就是我在一九四八年秋天留下的記載：

「……房主人朝鮮人在杵稻米，製中秋節的乾糧。牆上掛着滿滿一牆紅辣椒。有一個十二三歲的朝鮮女孩，叫芭烏，穿着黃衫白裙，常常到這屋來跟幾個孩子在炕上跳着，唱着。

「突然進來一位五十幾歲的朝鮮老人，清瘦得很，留有一部黑鬚鬚，他瞧見我們特別親熱，寒暄之後，他告訴我他姓許名希晉。我們就坐在窗前緩緩談起來。

「他有六個兒子，兩個大的都參軍去了。他單單跟我講他二兒子許雲起的事情。我從言談之間看得出他是多麼愛雲起。他說雲起剛滿二十歲，高大結實。他反覆地告訴我：「人真好，那裏都說他好。」許雲起跟區委的王政委當通訊員，他每次回家，身上揹一支大槍，還帶一把匣子，真像個軍人。許希晉說到這裏兩眼笑得眯成一條縫。可是雲起在江西沿二十家子那次殘酷鬥爭中犧牲了。

「他說雲起犧牲得非常英勇，國民黨反動派把他捆在樹上，拿刺刀刺死了他，他至

死還破口大罵。王政委一面抵抗一面退到江邊草塘裏，死了還坐在雪地上，瞪着眼，一手端着一支匣槍。

『我問起這慘案發生的原因，原來他們是到新解放區去做羣衆工作，突然遭受了敵人的襲擊。我了解當時松花江上游邊沿區的鬥爭情形，襲擊解放區人民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一帶反動地主武裝，被吉林的梁華盛編爲「忠勇隊」、「華盛隊」的特務組織。許希晉說慘案發生以後，沿江的人都震怒了。許雲起的遺體搬回來，就放在院裏。許雲起寧死不屈，渾身被刺了六七刀，凍得鐵棒子一樣直挺挺的。從此許雲起的母親——那個和善的一頭白髮的老太太，天天想念兒子，常常從夢中哭醒，說夢見雲起，雲起講自己是凍死的。我望着窗外白茫茫的漂河，心中浮起無限仇恨。』

『許希晉有事走了，黃昏才回來，又坐在我身邊。我安慰他，他却說：

「『同志！革命還能怕這個。』」

『我看見這個老人眼中的怒火。他繼續說：

「『往後，能拿槍的就去當兵，給他哥哥報仇。』他摸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說：「這還是雲起的衣服呢！」我看那是一件用半舊花格毛毯縫製的短褂子。」

從這千百萬件當中的一件事實，可以看出中朝兩國人民兄弟的友誼，這種友誼結合

在一個鮮明的目標裏面，那就是中朝兩國人民的解放、和平與自由，更具體說，就是爲了我們的兒女能自由地笑、自由地生長。經過那些艱難戰爭，中國人民與朝鮮人民才獲得了自己的勝利與解放，才得以自由地建設我們今日的和平與未來的幸福。有誰比經歷過長年戰爭的人更懂得和平的可愛！

我們並不會爲了自己獲得自由而去侵害過任何人，我們只是爲了我們的人民的權利而戰鬥。歷史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們知道我們的代價已經付出多少，我們也知道美帝國主義已經欠了我們多少血債。

在我們人民的歷史中間充滿着英雄的光輝，我們可以列舉出我們無數的英雄兒女，像董存瑞和劉胡蘭。這樣的英雄兒女同樣存在在朝鮮人民中間。在北京文學工作者抗美援朝的一次集會上，我聽見朝鮮作家韓雪野先生講的一段話。他說在朝鮮戰場上，一次，有一個北朝鮮戰士在向敵人陣地衝擊時負了重傷，倒在兩軍陣前，結果他發現他的前面就是一個佈雷區。可是這個時候自己的坦克部隊正向這一段危險地帶開來，——他搖手，他喊，他們却聽不見。他急了，爲了保護祖國的坦克和自己的同志，他用盡最後一絲氣力撲到地雷上，他跟隨地雷爆炸而犧牲了自己。這樣一來，他警告了祖國的坦克隊，他們轉了方向然後再衝向敵人。我聽了這段話非常感動，因爲我知道，這一個朝鮮的無

名英雄，他用他的全生命保衛的不只是一輛以至更多輛坦克，而是整個朝鮮的土地和人民。但我要說他同時也在保衛着中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爲什麼可以這樣說呢？因爲我們有美國砲彈燒毀的村莊還未恢復，給美國子彈打死的人的兒女還未長大，給美國子彈打穿的創疤還未平復，……誰都記得，在不久以前，美帝國主義侵入過中國，而且在中國留下無數污穢的犯罪行爲。現在他們不過又從另外一條路向我們走來，——我們，勝利的中國人民清醒地知道，他們是向我們走來。正如同希特勒走拿破崙的老路，美帝國主義現在走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老路，從朝鮮侵向我們的鴨綠江。同時，我們還應該知道，在朝鮮戰場佈雷區的這一個無名英雄，他保衛的也就是全世界的和平。因爲，如果在朝鮮對侵略者沒有這種堅決的打擊，麥克阿瑟就會更瘋狂，他就會更多地重複希特勒的惡魔的行爲。

我們中國人民志願支援朝鮮人民的英勇行爲，就是我們對美帝國主義的回答，也就是對祖國的宣誓，也就是對世界和平的宣誓。

最近，麥克阿瑟已經在抱怨那「人跡不到的荒山，漫天漫野的大雪和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氣」。可是除了由於他們那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野心之外，並沒有誰從紐約請他們到這荒山裏來呀。事實上在北朝鮮的絕非只是一片荒山和雪地，還有火熱的熱情，這就

是中國志願援朝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戰鬥的火燄。真正感到寒冷的是麥克阿瑟，因為在北朝鮮對他降臨的不只是自然界的冬季。他的命運中的冬季也已經開始了。歷史早已證明，侵略者的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失敗與滅亡。

我們中國人民志願的抗美援朝行為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因為，誰都不會忘記剛剛一年以前的十月一日，誰都不會忘記當那第一面五星紅旗由毛主席親手升上祖國自由的天空，那時我們出自衷心地流下眼淚，誰都不會忘記在那一刻，我們第一次可以真誠地自由地告慰於我們的先人、我們的同伴和我們的兒女，……總之，我們愛我們的勝利，就要保衛我們的勝利，我們愛我們的和平，就要保衛我們的和平。當美帝國主義者又一次把戰爭火燄向我們燒來的時候，我們志願地支援朝鮮，就等於保衛自己祖國，就等於保衛自己，就等於保衛自己的兒女能自由地笑、自由地成長的權利。

堅定的人民是永遠看着明天的。我還應該講幾句關於明天的話。我要說中朝人民不只在戰鬥中合作，我們還要在審判美帝國主義戰犯的法庭上一起出現。為和平而鬥爭的人民，在歷史上已經安排過一次光榮的審判，那次是在紐倫堡。第二次在哪裏呢？未來的歷史將會回答這個莊嚴的問題。杜魯門、麥克阿瑟、艾奇遜之流正在加緊製造他們自己的罪證。美帝國主義的罪證已經不少，審判的材料，已經到了整理的時間了。我們特

別要記下麥克阿瑟的侵略路線，我們要把這張路線圖帶到正義的審判法庭上去，因為這上面黏結着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鮮血，有一天，人民的鮮血是要以無比的雄辯來控訴他們的罪行的。

在朝鮮的第一夜

在記述朝鮮戰場的第一夜之前，我先把這一封信介紹給讀者們。這是一個普普通通朝鮮人的信，但却是千萬朝鮮人民鮮血寫的信。我帶着它走過朝鮮的前線與後方，我帶着它看見閃閃的戰爭的火光，我帶着它看見在火光中昂然前進的朝鮮人。由於它，我理解了朝鮮人民的心。下面就是黃海道信川郡九筌面這一個青年的信，當美國劊子手們侵入北朝鮮的時候，當美國人在他眼前把他的父親、母親和弟弟一個接着一個殺害了的時候，他在自己臨死之前給他的哥哥李亨求留下了這封信：

哥哥！這是我送給你的最後的字，我在死前幾十分鐘寫這封信。哥哥！父母和弟弟都死在敵人手裏了，父親、母親和弟弟已經被殘殺了，剩下來的我也只有死了。要死的罪是什麼？哥哥是勞動黨黨員，全家都是希望和平與幸福的，就是這個緣故。哥哥！你替我們報仇吧！我們生命死了以後可以消滅，可是我們的仇敵——美帝國主義與李承晚叛徒一定要粉碎。一定替我們報仇吧！父親和母親在敵人面前，到最後沒有屈服，我也是在敵人面前一點沒有屈服，我死得很安心。這條不屈服的路是你告訴我的，我是堅決地爲了我們最後勝利而死的。粉碎敵人，更勇敢地爲我們鬥爭。更勇敢地鬥爭吧！

我得到這封信是在平壤，由勞動黨中央的一位同志把它交給我，在這封信的後面還附寫着一行字：『像花一樣年輕的生命，一直不屈服，他仇視着敵人倒在地下，這偉大英勇的少年的遺言，是朝鮮無數犧牲的人民給我們的號召。』

是的，是偉大的號召。我進入朝鮮後，看見朝鮮人民就在這樣的復仇的號召下，英勇堅強地戰鬥着。

一月三十一日，北方最寒冷的季節，我過鴨綠江進入朝鮮，由於兩岸城市都實行了嚴密的燈火管制，江面上是一片黑色沉沉，只有巨浪閃着白色燐光。汽車過了橋停在岸頭辦理入境手續。這是我第二次到鴨綠江，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初春，那時廣大東北地區，剛從日本帝國主義魔掌中解放出來不久，那時，鴨綠江水綠得可愛，中朝兩岸人民都在歡騰鼓舞，現在我們全國解放後不過一年多，美帝國主義新的侵略陰謀又在鄰近我們邊界的地方進行了。

在路口上有一根橫木，現在橫木徐徐升起，我們的汽車發動了，便從這兒駛向朝鮮原野。這時，我又回過頭來看看我的背後，背後就是祖國，這時想到祖國真產生了無限的溫暖，無限的熱愛，同時我也想到不久以前，從這江上經過，去志願支援朝鮮的千百萬中國人民。當時敵人把戰火燒上鴨綠江，隔着這條江，新義州正遭受着猛烈的轟炸，

火光映紅了江水，城市上空是一片黑色，煙霧騰騰，日夜凝結不散，煙霧中開始落下雪花，嚴寒在這時來臨了。那時朝鮮戰局是多麼緊急，多麼艱難，全世界人民是多麼焦慮啊。正是那時，無數中國人民翻披着羊皮襖，毅然決然順着江上鐵橋，踏入戰火燃燒的朝鮮，那時朝鮮人民站在冒着火燄的廢墟前，默默舉手向我們敬禮，我們的人民也一聲不響，就積極向前走去，迎擊敵人。據說那時鴨綠江還未結冰，還是一片波濤澎湃，不息地奔流，現在這江岸已結着厚厚的冰層了。我多麼想趕上志願部隊的英雄們，可是我知道他們今夜正在遙遠的前線奮戰。但同樣的情景，是我立刻看見了朝鮮人民，一個朝鮮戰士走到汽車窗口十分關切地說：『同志——辛苦了！』這一句包含着無限情誼的話，在朝鮮戰場上，是反侵略戰爭的國際兄弟的致敬辭，從這裏開始，我一路聽到漢江前線。要我在這裏用幾句話來概括我對朝鮮人民的總的印象，那是不容易的。你要知道朝鮮正在奮力作戰，只有當你深入到這種火熱鬥爭的現實生活裏面，你才更能體會人們的思想、感情，可是我相信打從爲真理爲和平而英勇鬥爭的國家來的人，是最容易理解正處於戰鬥火燄中的朋友的。

新義州——這與我們的安東市只一橋之隔的朝鮮城市，被炸彈毀壞了。在一條十字路口，我們聽到有人要我們停車，一個朝鮮的交通哨走過來，他問：『平壤？』我們點

頭，他把路指給我們，然後他十分親切地告訴我們夜間敵機頻繁，要我們注意。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小市鎮停車休息，路邊忽然呀地開了一扇門，閃出一線燈光，大家看了十分興奮，到那裏去看，原來是一家小飯館。朝鮮房屋外面有一條走廊，進屋的人把鞋子脫在那裏，屋裏面鋪着清潔的蒲蓆，電燈雖然罩了黑布，可是還是令人十分喜悅。原來整個朝鮮夜間，你在各處行走，是只見一片漆黑，不見燈光，只有進入屋內，你才看見人們不管敵人怎樣殘暴轟炸，依然安寧而堅定地生活着。燈光照耀在牆壁上一幅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將軍的畫像，畫像下貼了一條標語：「朝中人民永遠的親善萬歲！」飯館裏每一個朝鮮兄弟都用溫暖的友情來對待我們，一個朝鮮母親從廚房裏伸出頭來，慈祥地讚美着中國。她告訴我們，十月裏，美國侵略者向鴨綠江邊迫進，當時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就打從這屋外急急經過，打響入朝作戰的第一戰役。

再前進，就進入美帝國主義侵略軍曾經侵佔的地區了。

公路兩旁，燒毀與炸毀的痕跡，處處相連，完全變成一片瓦礫場了，有的村莊全部為彈坑所代替了。我知道我是在巡禮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第一戰役的戰場，你看，戰場的遺蹟告訴我們那是多麼英勇的戰鬥：路邊水窪裏翹起坦克的黑影子，伸着細長手指一樣指着天空的砲筒，我們經過兩條遮滿松林的山巒，但路旁不斷出現的是殘破的汽車的骨